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雜著

荅制問事八條

臣今月十九日蒙恩勅召見令臣論當今政要行何道  
可以適時不須遠引上古具狀進者微臣智識淺短寔  
昧政源然嘗沈心精意靜觀天理竊見國之政要興廢  
在人能知人機順而施化趨時適變靜而勿動政要之  
賢可得而行今陛下以應天命而受寶圖建立明堂施  
布大化勤恤人隱存問高年報功樹德順時興務至公



至仁垂訓天下可謂典章大備制度弘遠五帝三王所不及也愚臣何敢有知政要然天恩降問貴採芻蕘謹竭愚直悉心以奏凡用賢之道未廣仰成之化尚勞然則取士之方任賢之事故陛下素所深知應亦倦譚亦倦聽不待臣更一二煩說也

請措刑科

臣聞言有順君意而害天下者有逆君意而利天下者唯忠臣能逆意惟聖君能從利恩勅不以臣愚微降問當今政要臣伏惟當今之政大理已備矣但刑獄尚急法網未寬恐非當今聖政之要者臣觀聖人用刑貴遠時變有用捨不專任之且聖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之

賊叛逆之臣而為驅除以顯聖德聖人誅凶殄逆濟人寧亂必資刑殺以清天下故所以務用刑也凶亂既滅聖道既昌則必順人施化赦過宥罪所以致措刑也然則聖人用刑本以禁亂亂靜刑息不為昇平所設何者太平之人悅樂于德不悅樂于刑以刑窮于人人必慄然故聖人貴措刑不貴煩刑今神皇應運授圖臨御天下逆臣弑子頓伏嚴誅所以勉貞羣黨同惡就戮此蓋天意將顯神皇威靈豈此凶徒所能自亂今魁首已滅用黨已屠聖政惟易天下咸服神皇又降文昌鴻恩滌蕩羣罪天下昭慶企望日新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寔聖政之至要者也臣伏見近來詔獄推窮稍復滋長追捕



支黨頗及遠方天下士庶未敢安止臣伏惟神皇聖意  
務在措刑安恤天下不務察法以損昇平然今刑獄未  
息者應是獄吏未識天意所以至于此也伏願神皇垂  
愷悌之德務仁壽之恩勅法慎罰以省刑典臣伏見當  
今天下士庶思願安寧途謠巷歌皆稱萬歲此其懷樂  
聖化願保永年欲與子孫同此仁壽今神皇不以此時  
崇德務仁使刑措不用乃任有司明察專務威刑臣竊  
恐非神皇措刑之道且臣聞終一人則千人恐濫一罪  
則百夫愁人情大端畏懼於此今天下至廣萬國至繁  
神皇雖妙察獄固不可門告戶說令一一知者若使有  
一不知以神皇好任刑法則非太平安人之務當今聖

政之要者也此是臣赤心至誠敢言其實冒死犯奏所  
冀天鑒務求措刑察臣所言非敢苟順

### 重任刑科

臣伏惟刑措之政在能官人官人惟賢政所以理此故  
神皇深知倦問不假臣一二煩說今臣所更重說者寔  
以天下之政非賢不理天下之業非賢不成因願神皇  
務在任賢誠得衆賢而任之則天下之務自化理也則  
賢人既任須信既信須終既終須賞夫任而不信其才  
無由展信而不終其業無由成終而不賞其功無由別  
則天下之賢雲集矣何以知其然君子小人名尚其類  
者也若神皇徒務好賢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信能信



而不能終能終而不能賞雖有賢人終不可用矣神皇  
降問小臣當今政理之要者臣竊以此為政要之至極  
何以言之神皇大業已成天下已平尊名已顯大禮已  
備所未足者在於忠賢若得忠賢相與而守之太平之  
功可以於此而就斯寔天地神靈贊助神皇而致此時  
也當此時不成千歲之業立萬代之規小臣誠愚竊為  
神皇可惜

明必得賢科

臣伏惟刑措之道政在任賢議者皆云賢不可知人不  
可識臣獨以為賢固可易知人固可易識但是議者不  
精思之耳夫尚德行者必惡凶險之類務公正者必無

邪佞之朋保廉節者必憎貪冒之黨存信義者必疾苟  
且之徒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鳥鷩不  
接翼薰蕕不同氣此天地之性物類之情其理自然不  
可改易何者以德事凶兩不相入以正接佞兩不相利  
以信質偽兩不相從以廉說貪兩不相和智者尚謀愚  
者不聽勇者徇死怯者貪生皆事業不同趨向各異反  
賢人之道固可預知誠能尚賢賢可至矣然則賢人之  
業須賢人達之賢人之才須賢人用之公正廉節信義  
勇謀皆待其人然可獲展苟非其類道不盡行凡賢人  
君子未嘗不思效用但無其類獲進所以隱沒於時今  
神皇誠能信任賢良在納忠正知左右之臣內然有賢



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以榮寵之使其以類相舉責成其  
政合度者進失度者貶神皇但無拱明堂保神和志天  
下之事臣必見日就無為不言而治也今神皇憂恤萬  
機日不暇給昧日不顯中夜以思誠是羣臣未稱聖任  
伏願神皇審察賢能垂恩信任夫忠賢事君必諫君夫  
奸佞事主必順主情直道曲事惟聖鑒所察

賢不可疑科

臣伏惟神皇聖明具知得賢須任既任須信既信須終  
既終須賞悉備知也然今未多信任者應以經信任無  
効所以致疑如裴炎劉禕之塞本轉味道周思茂固蒙  
神皇信任之矣然竟背德辜恩神皇以此有疑於信任

賢也以直愚誠則謂不然何者聖必藉賢以明國必待  
賢以昌人必待賢以理物必待賢以寧若神皇疑於任  
賢欲以聖謀自斷臣恐勤勞聖躬而天下不可獨理况  
聖躬不可勞弊神心不可細用此最須任賢者也臣聞  
鄙人云有人以食噎而得病者欲絕食以去病乃不知  
食絕而身斃此言近小可以喻遠臣竊謂賢人於國亦  
猶食之在人固不為一噎而絕喉糧亦不可以謬賢而  
遠正士此寔神皇聖鑒可明知也不待愚臣一二言之  
伏願任賢無疑求士不倦以此為務天下誠不足理也  
若外有信賢之名而內寔有疑賢之心臣竊謂神皇雖  
日得百賢終是無益適足以損賢傷政也伏惟熟察可



信者信之

招諫科

臣伏惟聖人制天下貴能至公能至公者當務直道臣  
伏見神皇至公應物直道容賢然朝廷尚未見敢諫之  
臣骨鯁之士天下直道未得公行臣聞聖人大德在能  
聽諫古典所說蓋不足陳臣伏見太宗文武聖皇德冠  
三王名高五帝寔由德始微愚直獲盡忠誠國史書  
之明若日月直言之路啟從諫之道開貞觀已來此實  
為美今神皇坐明堂布大政神功聖業能事備矣夫骨  
鯁之士能美聖功伏惟神皇廣延直臣旌賞諫士使大  
聖之德引納日新書之金板萬代有述非神皇卓犖仁  
聖臣不可獻此言也

勸賞科

臣聞勞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勵勇當今我  
有勤勞之臣死難之卒策功委命殞賞未蒙優異臣代  
惟人臣徇節在爵與名死節勤公名爵不及偷榮尸祿  
寵秩或加故不可以進賢顯能旌功勵行伏願神皇廣  
求此色表勸勸勸勸百寮以及將士此最當今聖政  
之所宜先也古人云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蓋言其功  
當也夫賞而下知賢者不務也伏願神皇陛下特垂省  
察

請息兵科



臣伏以當今國家事最大者在兵甲歲興賦役不省神  
皇欲安人思化理不可得何者兵之所聚必有所資千  
里運糧萬里應敵十萬兵在境則百萬家不得安業  
以此徭役人何取安臣伏見國家自有事止狄於今十  
有餘年兵甲歲興竟不聞其利豈中國無制勝之策朝  
廷無奇畫之臣哉臣竊謂不然是未計之廟筭尔臣伏  
惟神皇聖武天威若神突厥小醜何足誅滅然今未滅  
者臣恐庸將無智未審廟筭之機故使兵甲日多徭役  
日廣今國家又命將出師臣願神皇審圖廟筭量其損  
益計其利害若事必不可請兵不靈行兵不靈行賦役  
自省以此安人得賢可理若失之於此而救之於彼臣  
恐人日以疲勞不得安息伏願熟察臣言審圖廟筭則  
戎狄不足滅中國可永寧

安宗子科

臣伏惟陛下以至仁為政以至公應物天下士庶莫不  
咸知虺貞等干紀亂常自取屠滅陛下准罪其搢逆者  
更無他坐宗室子弟獲以安寧自非陛下思念慈仁敦  
睦九族豈得宗室蒙此寧慶寔大聖之德崇重宗枝然  
臣更願陛下務安慰之惠以恩信使其顯然明知陛下  
慈念之至上感聖德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  
必疑憲疑憲則必不安不安則必危懼危懼積則僇過  
生伏願陛下明恩賜垂愷悌之德使天下居無過之地



萬姓知陛下必信任賢是天下有慶然賢人之業皆務  
直道於姦邪不利姦邪不利必有譏譖此賢人之灾厄  
如是也一人之行十人誘之未有不遭禍患者自古忠  
良賢達罹此患者不可勝言

臣子昂言臣本草茅微陋才無可取陛下乃越次假以  
恩光將同近臣延問政要臣寔愚昧何堪此寵頓首死  
罪然臣之誠真實自愚衷與君子言猶且不安况天子  
之問敢不悉蟻蟻之誠真實罄盡然臣所奏前件狀者  
固是陛下所悉見知然臣復重言者貴以微誠披露肝  
膽不知忌諱實戰實惶

上蜀川安危事 三條

臣伏見四月二十日勅嚴同昌軍蜀川百姓每見兌五  
十萬丁運糧實大蘇息然松茂等州諸羗首領二十年  
來利得此軍財帛糧餉以富已潤屋舍一旦停廢失其  
大利必是勾引生羗詐作警固以恐動茂翼等州復使  
國家徵兵鎮守若松茂等州無好都督則此詐必行旦  
夕警固必有發者一發已後警動蜀州朝廷不知徵兵  
赴救兵至賊散靡弊更甚伏乞選擇茂州都督嚴加斥  
堠乃命御史一人專在按察若有詐妄即錄奏稱加法  
以懲其姦庶可以長安帖不然受其弊

蜀中運糧既停百姓更無重役至於租庸合富府庫今  
諸州逃走戶有三萬餘在蓬渠果合遂等州山材之中



不屬州縣豪大族阿隱相容微歛驅役皆入國用其中遊手惰業亡命之徒結為光火大賊依憑林險巢穴公行比來訪聞有人說逃在其中者攻城劫縣徒衆日多誠可特降嚴加勅令州縣長官與使人設法大招此戶則劫賊徒黨自然除殄其三萬戶租賦即可富國若縱而不拈以養賊徒蜀州大弊必是未息天恩先此請乞作條例括法

蜀中諸州百姓所以逃亡者實緣官人貪暴不奉國法典吏遊客因此侵漁剽奪既深人不堪命百姓失業回即逃亡凶險之徒聚為劫賊今國家養不靖官人雖殺獲賊終無益天恩前使右丞宋奭按察蜀州者乞早發遣除屏貪殘則公私俱寧國用可富若官人未清劫賊之徒必是未息以前劔南嘉弊如斯即日聖恩傳軍息後若官人清正劫賊剪除百姓安寧實堪富國惟乞早降使按察謹狀聖曆元年五月十四日通直郎行右拾遺陳子昂狀

上蜀中軍事三條

臣伏見劔南諸州緣通軌軍屯在松潘等州千里運糧百姓用弊臣不自恤竊為國家惜之伏以國家富有巴蜀是天府之藏自隴右及河西諸州軍國所資郵驛所給商旅莫不皆取於蜀又京都府庫歲月珍貢尚在其



外此誠蜀國之珍府今邊郡主將乃通軌一軍徭役弊  
之使百姓貧窮國用不贍河西隴右資給亦減臣伏惟  
松潘諸軍自屯鎮已來於今相繼百十餘年竟未聞盜  
賊大侵而有尺寸之效今國家甘心竭力以事之臣不  
知其故伏惟念惜臣聞上有聖君下得直言賤臣敢越  
次冒昧以奏臣在蜀時見相傳云聞松潘等州屯軍數  
不過萬計糧給餉年則不過七萬餘頃可盈足邊郡主  
將不審支度乃每歲向役十六萬夫夫擔糧輪送一斗  
之米價錢四百使百姓老弱未得其所比年以來多以  
逃亡臣伏以吐蕃陛下未忍即減松潘屯兵未可廢散  
若唯此賦歛每年以十六萬夫運糧臣恐更三年吐蕃  
未殄滅劍南百姓不堪此役愚臣恐非聖母神皇制敵  
安人富國疆兵之神筭者也愚臣竊見蜀中耆老平議  
劍南諸州比來以夫運糧者且一切並停請為九等稅  
錢以市騾馬差州縣富戶各為驛主稅錢者以充腳價  
各次第四番運輦不用一年夫運之費可得數年軍食  
盈足比於常運減省二十餘倍蜀川百姓永得休息通  
軌軍人保安邊鎮京臺府庫河西軍馬得利供輸其資  
臣伏審計便宜體大非一二狀俱盡陛下若以此奏非  
實或可採者請勅臣付所司對議得失然後具條目一  
一奏聞若臣苟為謬妄無益國家請罪死不赦



臣聞古者富國種兵未嘗不用山澤之利臣伏見西戎未滅兵鎮用廣內少資儲外勤轉餉山澤之利伏而未通臣愚不識大體伏見劔南諸山多有銅鑛採之鑄錢可以富國今諸山皆閉官無採銅軍國費用惟歛下人乃使公府靈場私室貧弊而天地珍藏委廢不能以臣所見請依舊式盡令劔南諸州唯前採銅於益府鑄錢其松潘諸軍所須用度皆取以資給用有餘者然後使緣江諸州通運散納荆衡沔鄂諸州每歲便以和糴令漕運委神都大倉此皆順流乘便無所勞擾外得以事西山諸軍內得以實中都倉廩蜀之百姓免於賦歛軍國大利公私兩切要者非神皇大聖誰能用之管仲云

聖人用無窮之府蓋盡也

臣某言臣伏見神皇陛下恭已受圖遐想至理將欲制御戎狄永安黎元不欲煩擾蒸人故為無益賤臣朝不坐宴不預軍國大事非以合言伏見松潘軍糧費過甚太平百姓未得安居臣無班一命庶幾仁類不敢自見避諱忍之不言所以不懼自錄區區上奏冒越非次伏待顯戮惶悚死罪死罪

上軍國機要事八條

臣竊聞宗懷昌等軍失律者乃被逆賊詐造官軍文牒誣名懷昌等類愚無備陷沒今諸軍敗失東蕃固知然恐安東阻高未嘗詐造官軍文牒與安東往來



臣恐凶賊多端詐僞復設萬一被其矯命更失其圖乃是資長賊權沒陷府城此固宜天恩已應先有處分然臣愚見不敢不言又賊初勝不即西侵者深恐圖畧安東以自全計若安東被圍各則遠東以來非國所制伏乞天恩早為圖之臣聞天子義兵不可以怒發怒則眾懼急則人搖人搖則賊得六契故昔者聖人守靜以制亂持重以伏姦大義常存八無疑懼臣伏見恩制免天下罪人及募諸色奴充兵討擊者是捷急之計非天子之兵且比來刑獄久清罪人全少奴多怯弱非慣征行縱其募集未足可用况當今天下忠臣勇士萬分未用其一契丹小孽假命待誅行勞免罪贖奴損國大義且

陛下富有四海一戰未勝遂即免罪募奴若更有他虞復何徵發臣恐此不可威示天下臣聞聖人制事必理未萌所以姦不敢謀賊不得起臣聞吐蕃近日將兵圍瓜州數日即退或云此賊通使墨噉恐瓜沙止遏故以此兵送之臣雖未信然惟國家比來勅敵在此兩蕃至於契丹小醜未足以比類今國家為契丹大發河東道及六胡州綏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營州而緣塞空虛靈夏獨立今水生河合草秋馬肥秦中北據隴右亦關東隣當此錫姦謀規知此隙駭其醜類大盜秦關隴右馬羣是國所實防備遠策良宜預圖不可竭塞上之兵使凶虜得計伏願詳審臣聞所養非所用所用非



所養理家必弊在國必危故明君不畜無用之臣慈父  
不畜無益之子今朝廷三品五品受國寵榮天恩賞賜  
府庫室耗食人之祿死人之事思養聖朝甚矣厚矣及  
邊有小賊則云無人駙使又勞聖恩遠訪外入外人先  
無寵祿臨難又不肯殉節然則國之所養者總無用之  
臣朝之所遺者乃有用之士今不收有用厚養無用欲  
令忠賢効力凶賊滅亡以臣愚見理不可得近者遼軍  
張立遇等喪律寔由內外不同心宰相或賣國樹恩近  
臣或附勢私謁祿重者以拱默為智任權者以傾巧為  
賢群居雷同以徇私為能媚妻保子以奉國為愚陛下  
又寬刑漏網一作不循名實遂令綱紀日廢奸宄滋多

令國家第一要者在稍寬兵期山南淮南去幽州四千  
里所司使十月上旬到計日行百里四十日方到即今  
水雨如此又徵符到彼未久當日便發猶不及期况未  
便發且日行不可百里若遠限者死國有常刑到不及  
期懼罪逃散為賊此更生一患縱倍程逾期亦恐不及  
若違不誅則軍不可統若違必誅則全衆皆怨况兵疲  
不堪用吳廣陳勝為盜由此切急切急即目江南淮南  
諸州租船數千艘已至鞏洛計有百餘萬斛所司便勒  
往幽州納充軍糧其舡夫多是容戶游手墮業無賴雜  
色人發家來時唯作入都資料今已到京又勒往幽州  
幽州去此二千餘里還又二千餘里方寒冰凍一無資



糧國家更無優恤但切勒赴限比聞丁夫皆甚愁嘆又諸州行綱承前多尅向一作至都糴納今儻有此類向滄瀛糴納則山東米必二百已上百姓必搔動今國家不優恤又無識事明了人檢點勾當知粗米見在雲寔又未宣恩旨慰勞兵夫惟切勒赴限儻在道逃亡此糧有萬一非意損失則東軍二十萬衆坐自取敗焉賊所圖切急切急揚去感以此為亂寔軍國大命山東百姓國家比以供軍矜不黠募近聞東軍失利山東人驕慢乃謂國家怕其粗豪不敢徵發今街談巷議多有對且之心為國暇陳頗揣風俗國家大政頃人無三心若縱懷二奸亂必漸臣伏思即日山東愚人有亡命不事塵

業者有遊俠聚盜者有奸豪強宗者有交通州縣造罪過者知此等色皆是奸雄國家又不以法制後之臣恐無賴子弟暴橫日廣上不為國法所制下不為州縣所竊又不從軍又不守業坐觀成敗養其奸心在於國家甚非長計以臣愚見望降墨勅使臣與州縣相知子細採訪有粗豪游俠亡命奸盜失業淳浪富族彊宗者並稍優與賜物悉募從軍仍宣恩旨慰勞以禮發遣若如此則山東淳人安於太山一者以懼奸豪異心二者得精兵討賊不須免奴稽胡等又身既在軍則父兄弟弟自不敢為過昔漢祖征東山使蕭何鎮關中漢軍數敗蕭何每發關中子弟以助漢軍三秦無盜亂之患漢軍



有疆雄之勢蓋以此道是也夫亂群敗衆者惟在奸雄  
奸雄既羈亂弊自息伏乞聖慈早圖之詩云無縱詭隨  
式遏寇讎紫袍緋袍綠袍金帶牙笏告身金銀器物等  
即日軍衆已集入賊有期臣欲募死士三萬人長驅賊  
庭一戰掃定軍中未有高爵重賞無以勵勇使貪伏望  
天恩賜給前件袍帶告身器物二千事庶以勸勵士衆  
未敢盡用比來將軍不明賞罰所以兵不齊心今聚十  
五萬衆戈甲糧餉日費萬金不早克定恐所費弥廣山  
東百姓貧弊不可再後特乞天恩允臣所請

上軍國利害事三條

出使

臣伏見陛下憂勞天下百姓恐不得所又發明詔將降  
九道大使巡察天下諸州兼申黜陟以求人瘼甚大惠  
也天下百姓幸甚臣竊以為美矣未盡善也何以言之  
陛下所以降明使豈非欲令天下黎元衆庶知陛下夙  
興夜寐憂勤念之邪欲天下賢良忠孝知陛下夙興夜  
寐思任用之邪欲使天下奸人暴吏亦知陛下夙興夜  
寐務欲除之邪陛下聖意必若以此而發使乎則臣愚  
昧見陛下之使有未盡善也若愚臣所謂使者皆先當  
雅合時望為衆人所推仁愛足以存恤孤惇賢明足以  
進拔幽滯剛直足以不避疆禦明智足以照察奸非然  
後使天下奸人畏其明而不敢為惡也天下疆禦憚其



直不敢為過也天下英奇慕其德而樂為之用也天下  
孤寡賴其仁而欣戴其恩也夫如是然後可以論出使  
故輜軒未動於京師天下翕然皆已知矣今陛下使猶  
未出朝廷行路市井之人皆以為非任朝廷有識者亦  
不稱之夫天子之使未出魏闕朝廷之人皆以輕之何  
况天下之衆哉夫欲黜陟求瘼豈可得也陛下所以有  
此失者在不選人亦輕此使非天下之大任故陛下遂  
大失至於此也宰相徒以為常但奉詔而行之苟以出  
使為名不求任使之實故使愈出而天下愈弊使彌多  
而天下彌不寧其故何哉是朝廷輕其任也輕其任則  
不擇人不擇人則其使非實其使非實則黜陟不明刑  
罰不中朋黨者進貞直者退徒使天下百姓修飾道路  
送往迎來無益於聖教爾臣久為百姓實憂知之陛下  
欲令天下黎庶知陛下夙興夜寐憂勤政化不可得也  
故臣以陛下大失在於此也夫欲正其末者必先端其  
本清其流者必先潔其源自然之符也國家茲弊亦已  
久矣今陛下若不重選此使貴得其人天下黎元必以  
為陛下尚行尋常之政不能革此弊也則賢人必不出  
貪吏必得志惇獨必哀吟天下百姓無荷賴於陛下此  
使也臣不勝有願願陛下與宰相更妙選朝廷百官使  
有威重名節為衆人所推者陛下曰大朝見親御正殿  
集百寮公卿設禮儀以使者之禮見之於是告以出使



之意殷勤做誠無敢或憊遂接以旌節而發遣之先自  
京師而訪豺狼然後攬轡登車以清天下若如是自必  
知陛下聖教不旬月之間天下家見而戶習也昔堯舜  
氏不下席而天下理者蓋黜陟幽明能折中爾今陛下  
方開中興之化建萬代之功天下瞻望真見聖政比之  
一使是陛下為政之大端也諺曰欲知其人觀其所使  
不可不慎也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則不如不出使  
出使煩數無益於化但勞天下之人是猶烹小鮮而數  
撓之爾伏惟陛下察照

牧宰

臣伏惟陛下當今所共理天下欲致太平者豈非宰相  
與諸州刺史縣令邪陛下若重此而治天下乎臣見天  
下理也若陛下輕此而理天下乎臣見天下不得理也  
何者宰相陛下之腹心刺史縣令陛下之手足未有無  
腹心手足而能獨理者也臣竊觀當今宰相已畧得其  
人矣獨刺史縣令陛下獨甚輕之未見得其人是以腹  
心雖安而手足猶病而天下至今所以未有大利爾臣  
竊惟刺史縣令之職實陛下政教之首也陛下布德澤  
下明詔將示天下百姓必待刺史縣令為陛下謹宣之  
故得其人則百姓家見而戶聞不得其人但委棄有司  
而掛牆壁爾陛下欲使家興禮讓吏最清勤不重選刺  
史縣令將何道以致之邪愚臣竊見陛下未有舟楫而



欲濟河河不可濟也臣比在草茅為百姓久矣刺史縣  
令之化臣實委知國之興衰莫不在此職也何者一州  
得賢明刺史以至公循良為政者則千萬家賴其福若  
得貪暴刺史以徇私苛虐為政者千萬家受其禍矣夫  
一州禍福且如此况天下之眾豈得勝道哉故臣以為  
陛下政化之首國之興衰在此職者也臣伏見陛下憂  
勤政理欲安天下百姓無使疾苦然猶未以刺史縣令  
為念何可得哉臣何知陛下未以刺史縣令為念竊見  
吏部選人補一縣令如補一縣尉爾但以資次攷第從  
官遊歷即補之不論賢良德行可以化人而拔擢見用  
者縱吏部侍郎時有知此弊而欲超越用人則天下小  
人已驚然相謗矣所以然者習於常而有驚懼也所以  
天下庸流莫不能得為縣令庸流一雜賢不肖莫分但  
以為縣令庸流資次為選不才能任職所以天下凌  
遲百姓無由知陛下聖德勤勞夙夜之念但以愁怨以  
為天子之令遣如此也自有國來此弊最深而未能除  
也豈不甚可甚下惜二字有哉昔漢宣帝有言曰朕之所共理  
天下者豈非良二千石乎故宣帝之時能委任矣伏願  
陛下與宰相深知妙選以救正此弊使天下之人稍得  
以安臣有計然甚鄙近來能著於書願陛下興念與明  
宰相圖之以安天下幸甚幸甚

八機



臣聞天下有危機禍福同之而生機靜則有福機動則有怨天下百姓是也夫百姓安則樂其生不安則輕其死輕其死則無所不至也故曰人不可使窮窮之則姦宄生人不可數動動之則災變起姦宄不息災變日興叛逆乘釁天下亂矣當今天下百姓雖未窮困軍旅之弊不得安者向五六年矣夫妻不得相保父子不得相養自劍以南爰至河隴秦涼之間山東則有青徐曹汴河北則有滄瀛恒趙莫不或被飢荒或遭水旱兵後轉輸疾疫死亡流離分散十至四五可謂不安矣幸得陛下以仁聖之恩憫其失業所在邊境有兵戰之後一切且停遂使窮困之人尚得與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各復其

業獲以救窮人心稍安殆半年矣天下可謂幸甚愚臣竊賀陛下得天下之機能密靜之非陛下至聖大明不能如此也愚臣今所以為陛下更論天下之危機者恐將相有貪夷狄之利又說陛下以廣地彊武為威謀動甲兵以事邊塞陛下或未知天下有危機萬一聽之臣懼機失禍搢則天下有不可柰何也詩不云乎人亦勞止况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故臣願陛下垂衣裳修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天下之人務與之共安然後使遊荒蠻夷自知中國有聖人重譯而入貢愚臣竊以為當今天下之大計也伏惟陛下念之近者隋煬帝不知天下有危機自以為威德廣大欲建萬代之業動



天下之衆殫萬人之力兵役相仍轉輸不絕北討胡虜東伐遼人於是天下百姓窮困人不堪命機動禍搆遂喪天下此是不知天下有危機而信貪倭之臣異收夷狄之利率以滅二者也隋氏之失可以殷鑒豈不大哉伏惟陛下察之國家所伐吐蕃有大失策中國之衆半天下受其弊然遂事不諫當復何言陛下不以臣愚蕘蕘可採一賜名臣至玉陛得以口論天下幸甚

臣子昂言臣本下愚未知大體本月十六日特奉恩勅賜臣紙筆遣于中書言天下利害天之降命敢不對揚而孤負聖恩萬一無補死罪死罪謹率愚見封進以聞塵聽玉階伏闕累息臣子昂誠謹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上西蕃邊州安危事三條

臣聞聖人制事貴於未亂所以用成功光濟天下大業臣伏見國家頃以北蕃九姓之叛有諸出師討之田楊名發金山道十姓諸兵自西邊入臣聞十姓君長奉詔之日若報私讎莫不為國家克翦凶醜遂數年之內自率兵馬二萬餘騎經途六月自食私糧誠是國家威德早申蕃戎得効忠赤今者軍事已畢情願入朝國家乃以其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責其專擅不許入朝便於涼州發遣各還蕃部臣愚見竊為國家危之深恐此等自茲成隙何以言之國家所以制有十姓者本為九姓大歸服聖朝十姓微弱勢不能動故所以委命臣妾



為國忠良今者九姓叛亡吐蕃喪亂君長無主莫知所  
歸回紇金水又被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家所有今欲  
倚角亡叛雖將邊疆惟倚金山諸蕃尚本傳為形勢有  
司不察此理乃以田楊名妄破回紇之罪坐及十姓諸  
豪拒而遣還不許朝覲臣愚以為非善御戎狄制於未  
亂之長策也夫蕃戎之性人面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  
亂蓋易動難安古所莫制也今阻其善意逆其歡心古  
人所謂放虎遺患不可不察自臣昨於甘州日見金山  
軍首領擬入朝者自蕃中至已負其功見燕軍漢兵不  
多頗有驕色察其志意所望殊高與其言宴又詞多不  
順今更不許入朝請疑以罪與回紇部落復為大讎此  
則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報讎之患懷不自安  
烏駭狼顧亡叛沙漠則河西諸蕃恐非國家所有且夷  
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往難追十姓無罪不  
宜自絕今若妄破回紇有司止罪揚名在於蕃情足以  
為慰十姓首領國家理合齎賚許其入朝實為得計今  
吐蕃既失虜不自安廟勝之策良恐未爾事既機速伏  
乞早為圖之

臣伏見今年五月勅以同城權置安北府此地逼磧南  
口是制匈奴要衝國家守邊寔得上策臣在府日竊見  
磧北歸降突厥已有五千餘帳後之來者道路相望又  
甘州先有降戶四十餘帳奉勅亦令同城安置磧北表



亂先被饑荒塗炭之餘無所依仰國家開安北府招納  
歸降誠是聖恩洪流覆育戎狄然臣竊見突厥者莫非  
傷殘羸餓並無人色有羊馬者百無一二然其所以驚  
幼扶老遠來歸降實將以國家綏懷必有賑贍冀望恩  
覆獲以安存故其來者日以益衆然同城先無儲畜雖  
有降附皆未復矜蕃落嗷嗷不免飢餓所以時有劫掠  
自相屠戮君長既不能相制以此盜亦稍多甘州頃者  
抄竊尤甚今安北府見有官羊及牛六千頭口兵糧粟  
麥萬有餘碩安北初置庶事草創孤城兵少未定威懷  
國家不贖恤來降之徒空委北府安撫臣恐降者日衆  
盜者日多戎虜桀黠必為禍亂夫人情莫不以棄生為

急今不以此粟麥不以此羊牛大為其餉而不救其死  
人無立路安得不為群盜乎群盜一興則安北府城必  
無全理府城一壞則甘涼已北恐非國家所有後為邊  
患禍未可量是乃國家故誘其為亂使其為賊非謂綏  
懷經遠之長策也且磧北諸蕃今見大亂亂而思理生  
人大情國家既開綏撫之恩廣置安北之府將理其亂  
者以慰喻諸蕃亂存亡可謂聖圖弘遠矣然時則為  
得事則未行何者國家來不能懷去不能制空竭國用  
為患於邊亂之策有失於此况夷狄代有其雄與中  
國抗行自古所病倘令今有勃起遂雄於邊招集遺散  
收強撫弱臣恐喪亂之衆必有景從此亦國家之大機



不可輕而失也機事不密則必害成聖人之至誠今此  
蕃未定降者未安國家不早為良圖恐坐而生變乞得  
面奏指陳其利害邊境幸甚幸甚

臣竊見河西諸州地居邊遠左右寇賊並當軍興頃年  
已來師旅未靜百姓辛苦殆不堪役公私儲蓄足可憂  
嗟頃至涼州問其倉貯惟有六萬餘石以支兵防終周  
今歲雖云屯田收者猶在此外畧問其數得亦不多今  
國家欲制河西定成虜此州不足未可速圖又至甘州  
寺其糧穀稱見在貯積者四十餘萬石今年屯牧猶  
不入計臣觀其衝要視其山川信是河西扼喉之地今  
北當九姓南逼吐蕃二虜奸回凶猾未測朝夕警固頗

有窺觎甘州地廣糧多左近受敵其所管戶不滿三千  
堪勝兵者不足百數屯田廣遠倉蓄狼籍一虜為盜恐  
成大憂涼府雖曰雄藩其實已甚虛竭夷狄有變不堪  
軍興以河西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肅鎮防禦仰食甘  
州一旬不給便至飢餓然則河西之命令並懸於甘州  
矣此機一失深足憂危又得甘州狀稱今年屯牧用為  
善熟為兵防數少百姓不多屯田廣遠牧獲難遍時節  
既過遂有凋固所以三分收不過二人力又少未入倉  
儲縱已收刈尚多在野臣伏惟吐蕃桀黠之虜自為邊  
寇未嘗敗此頃緣其國有亂君臣不和又遭天灾戎馬  
未盛所以數求和好寢息邊兵其寔本畏國家乘其此



弊故早辭詐偽為免天誅今又聞其贊齊已擅國權已  
下和好兵久不出其意難量比者國家所以制其不得  
東侵實由甘涼素有蓄積士馬彊盛以扼其喉故其力  
屈勢不能動今則不然甘州倉糧積以萬計兵防鎮守  
不足威邊若使此虜探知潛懷逆意縱兵大入以寇甘  
涼雖未能劫掠士人圍守城邑但燒甘州蓄積蹂踐諸  
屯臣必知河西諸州國家難可復守也此機不可一失  
一失之後雖賢聖之智亦無柰何臣愚不習邊事竊謂  
甘州宜便加兵內得營農外得防盜甘州委積必當更  
倍何以言之甘州諸屯皆因水利濁河溉灌良沃不待  
天時四十餘屯並為輿壞故每收穫常不減二十萬但  
以人功不備猶有荒蕪今若加兵務窮地利歲三十萬  
不為難得國家若以此計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  
出數年之間百萬之兵食無不足而致倉廩既實邊境  
又疆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管仲云聖人用無窮之府  
積不涸之倉事非虛言也

陳伯玉文集卷第八終



陳伯玉文集卷第九

書

諫靈駕入京書

新都楊春重編

射洪楊澄校正

梓州射洪縣草莽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獻書闕下臣聞明主不惡切直之言以納忠烈士不憚死亡之誅以極諫故有非常之策者必待非常之時有非常之時者必待非常之主然後危言正色抗議直辭赴湯鑊而不迴至誅夷而無悔豈徒欲詭世誇俗戢生樂死者哉寔以為救身之害小存國之利大故審計定議而甘心焉



况乎得非常之時遇非常之主言必獲用死亦何驚千載之迹將不朽於今日矣伏惟大行皇帝之遺天下棄群臣萬國震驚百姓屠裂陛下以循齊之聖承宗廟之重天下之望喁喁如也莫不冀蒙聖化獲保餘年太平之主將復在於今日矣况皇太后又以文母之賢協軒宮之耀軍國大事遺詔決之唐虞之際於斯盛矣臣伏見詔書梓宮將遷坐京師慶典亦欲陪幸計非上策智者失圖廟堂未聞骨鯁之謀朝廷多有順從之議愚臣竊惑以為過矣伏自思之生聖日沐皇風摩頂至踵莫非亭育不能應丹鳳抵濯龍北面王階東望金屋杭音而正諫者聖王之罪人也所以不顧萬死乞獻一言願

蒙聽覽甘就鼎鑊伏惟陛下察之臣聞秦據咸陽之時漢都長安之日山河為固天下服矣然猶北假胡苑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自渭入河轉關東之粟喻沙絕漠致山西之寶然後削平天下殫擊諸侯本傳長轡作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隴嬰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運糧北國丁男十五乘塞歲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不完矣即所餘者獨三輔之間爾頃遭荒饉人被荐飢自河而西無非赤地循隴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轉徙妻子流離委家喪業高原潤莽此朝廷之所備知也賴以宗廟神靈皇天悔禍去歲薄稔前秋稍登使羸餓之餘得保沉命天下幸甚可謂厚



矣然則流人未返田野尚蕪白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  
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不料其難貴後先意遂欲長驅大  
駕按節秦京千乘萬騎何方取給况山陵初制穿復未  
央土木工匠必資徒役今欲率疲弊之衆興數萬之兵  
徵發近畿鞭朴羸老鑿山採石驅以就功但恐春作無  
時秋成絕望凋瘵遺噍再罹飢苦倘不堪其弊有一通  
逃子來之頌其將何詞以述此亦宗廟之大機不可不  
深圖也况國無兼歲之儲家鮮過時之蓄一旬不雨猶  
可深憂忽加水旱人何以濟陛下不深察始終獨違羣  
議臣恐三輔之弊不止如前日矣且天子以四海為家  
聖人包六合為宇應觀遠古以至於今何嘗不以三王

為仁五帝為聖故雖周公制作夫子著名莫不相述堯  
舜憲章文武為百王之鴻烈作千載之雄圖然而舜死  
陟方壑蒼梧而不返禹會群后殛稽山而水終豈其愛  
蠻夷之鄉而鄙中國哉實將欲示聖人之無外也故能  
使墳籍以為美談帝王以為高範况我巍巍大聖轍帝  
登皇日月所照莫不率俾何獨秦豐之地可置山陵河  
洛之都不堪園寢陛下豈不察之愚臣竊為陛下惜也  
且景山崇麗秀冠群峯北對高邱西望汝海居祝融之  
故地連大昊之遺墟帝王圖跡縱橫左右園陵之美復  
何加焉陛下曾未察之謂其不可愚臣鄙見良足尚矣  
瀍澗之中天地交會比有大行之險南有宛葉之饒東



塵江淮食湖海之利西馳崑崙據關河之實以聰明之  
主養淳粹之人天下利平蒸已正南面而已陛下不思  
漚洛之壯觀關隴之荒蕪遂欲棄於太山之安履焦原  
之險忘神器之大寶循魯閔之小節臣愚昧以為甚也  
陛下何不覽諫臣之策採行路之謠諮謀太后平章宰  
輔使蒼生之望知有所安天下豈不幸甚昔者平王遷  
周光武都洛山陵寢廟不在東京社墳塋並居西土  
然而春秋義為始王漢書載為代祖豈其不顧孝哉何  
聖賢褒貶於斯濫矣實以時有不可事有必然蓋欲遺  
小存大去禍歸福聖人所以為貴也夫小不忍而亂大  
謀仲尼之至誠願陛下察之若以臣愚不用朝議遂行

臣恐隴隴之憂未時休也臣又聞太原蕃鉅萬之倉洛  
口積天下之粟國家之寶斯為大矣今欲捨而不顧背  
以長駟使有識驚嗟天下失望倘鼠竊狗盜萬一不圖  
西入陝州之郊東犯武牢之鎮盜藪倉一抔之粟陛下  
何以遏之此天下之至機不可不深惟也雖則盜未旋  
踵誅刑已及滅其九族焚其妻子泣辜雖恨將何及焉  
故曰先謀後事者逸先事後圖者失然而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斯言不徒設也願陛下念之臣西蜀野人本  
在林藪幸屬交泰得遊王國故不在其位者不謀其  
政亦欲退身忘谷滅迹朝廷竊感婁敬委輅不非其議  
圖漢策於萬全取鴻名於千古臣何獨怯而不及之哉



所以敢觸龍鱗死而無恨庶萬有一中或垂察焉臣子  
昂誠惶誠恐頓首

諫雅州討生羌書

將仕郎守麟臺正字臣陳子昂昧死上言竊聞道路云  
國家欲開蜀山自雅州道入討生羌曰以罷擊吐蕃執  
事者不審圖其利害遂發涼鳳巴地兵以徇之臣愚以  
為西蜀之禍自此結矣臣聞亂生必由怨起雅之邊羌  
自國初已來未嘗一日為盜今一旦無罪受戮其怨必  
甚怨甚懼誅必蜂駭西山西山盜起則蜀之邊邑不得  
不連兵備守兵久不解則蜀之禍擇矣昔後漢末西京  
喪敗蓋由此諸羌此一事也且臣聞吐蕃桀黠之靈君  
長相信而多奸謀自敢抗天誅邇來向二十餘載大戰  
則大勝小戰則小勝未嘗敗一隊亡一矢國家往以薛  
仁貴郭待封為魏武之將屠十萬衆於大非之川一甲  
不歸又以李敬玄劉審禮為廊廟之宰辱十八萬衆於  
青海之澤身為囚虜是時精甲勇士勢如雲雷然竟不  
能擒一戎馘一醜至今而關隴為空今乃欲以李處一  
為將馭顛顛之兵將齮吐蕃臣竊憂之而為此書所嘆  
此二事也且夫事有求利而得害者則蜀昔時不通中  
國秦惠王欲帝天下而并諸侯以為不兼實不敢取蜀  
勢未可舉乃用張儀計飾美女譎金牛因間以啖蜀侯  
蜀侯果貪其利使五丁力士鑿山通谷棧褒斜置道於



秦自是險阻不開山谷不閉張儀躡踵乘便縱兵大破之蜀侯誅實邑滅至今蜀為中州是貪利而亡此三事也且臣聞江蕃竭愛蜀之珍富欲盜之以有日矣然其勢不能舉者徒以山川阻絕障隘不通此其所以頓餓狼之喙而不得竊食也今國家乃亂邊羗開隘道使其收奔亡之種為嚮導以攻邊是乃借寇兵而為賊除道舉全蜀以遺之比四事也臣竊觀蜀為西南一都會國家之寶庫天下珍貨聚出其中又入富粟多順江而下可以兼濟中國今執事者乃圖僥倖之利恣以委事西羗得西羗地不足以稼穡財不足以富國徒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糜費隨之無益聖德又况僥倖之

利未可圖哉此五事也夫蜀之所寶恃險也入之所安無役也今國家乃開其險後其人險開則使寇入後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羗戎而已有奸盜在其中矣往年益州長史李崇真將圖此奸利傳檄稱吐蕃欲寇松州遂使國家盛軍以待之轉餉以備之未二三年而蜀二十餘州搔然大弊竟不見吐蕃之面而崇真賊錢以計鉅萬矣蜀人殘破幾不堪命此乃近事猶在人口陛下所親知臣意者得非有奸臣欲圖此利復以生羗為計者哉此六事也且蜀人尪孱不習兵戰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又山川阻曠去中夏精兵處遠今國家若擊西羗掩吐蕃遂能破滅其國奴實其人使其君長係首此關



計亦可矣若不到如此臣方見蜀之邊陲不守而為羌夷所橫暴昔辛有見被髮而祭伊川者以為不出百年此其為戎乎臣恐不及百年而蜀為戎此七事也且國家近者康安北接單于棄龜茲放疏勒天下翕然謂之威德所以者何蓋以陛下務在仁不在廣務在養不在殺將以此息邊鄙休甲兵行乎三皇五帝之事者也今又徇貪夫之議謀動兵戈將誅無罪之戎而遺全蜀之忠將何以令天下乎此愚臣所不甚悟者也况當今山東飢饉隴華瘵歲枯旱人有流亡誠是聖人寧靜思和天人之時不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臣又流聞西軍失守北軍不利邊人惟動情有不安今復駟此兵投之不測臣聞自古國亡家敗未嘗不由黷兵今小人譏夷狄之利非帝王之至德也况弊中夏哉臣聞古人善為天下者計大而不計小務德而不務刑圖其安則思其危謀其利則憲其善然後能享福祿伏願陛下熟計之

諫刑書

承務郎守右衛曹叅軍臣陳子昂謹頓首昧死上言臣聞昔者聖人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於刑措臣伏見陛下務太平之理而未美太平之功賤臣頑黷竊惑下列臣前蒙天恩召見恩制賜臣曰既遇非常之主何不進非常之策臣草木微品天恩降休伏刻肌



骨不敢忘捨今陛下創三皇之業務三皇之理大統已  
集神化光明雖伏羲神農昔有天下誠未足比臣敢不  
竭節以効愚忠臣聞自古聖王謂之大聖者皆云尚德  
崇禮貴仁賤刑刑措不用謂之聖德不稱嚴刑猛制用  
獄為理者也故周有天下八百餘歲而惟頌成康漢有  
天下四百餘歲而獨稱文景皆由樂致刑措者也何者  
刑政之末節非太平之資臣竊考之於天天貴生成驗  
之於人人愛生育旁稽於聖聖務勝殘皆不云以刑為  
德者然則聖王養天下者固當上務順天下務齊人不  
天不人不可謂理故曰惟天為大唯堯則之又曰天地  
萬物父母唯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人父

母然則為人父母固當貴於德養不可務於刑殺臣伏  
惟陛下聖德至大矣應天受命有三皇之功順人正位  
有三皇之業拜圖巡洛有三皇之符專名顯號有三皇  
之策明堂神攝萬象宣威風雨順時百穀昌熟可謂足  
為萬代之規也今天下百姓抱孫弄子鼓腹以望太平  
之政矣陛下為天地父母固將務德以順養之登于大  
和以協皇極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理猶屈  
於獄官何以言之太平之朝務上下樂化不宜亂臣賊  
子曰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茲廣愚臣頑昧初謂  
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詔囚李环等無罪明魏  
真宰有功召見高正臣又重推元萬頃百寮慶悅皆賀



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掛於踈網者陛下務在寬  
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  
私恨之賴陛下又獨決天斷寬蕩羣刑死囚張楚金郭  
正一弓彭祖王令基等以凶惡之罪特蒙全活朽骨更  
肉萬死再生天地人祇實用同慶何以知之臣伏見去  
年八月已來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瑛等罪天朗氣晴  
萬品咸觀宇宙同慶又其月二十一日恩勅免楚金等  
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同刑官屬皆所共見臣聞陰慘  
者刑也陽舒者德也慶雲者喜氣也臣伏攷之洪範驗  
之六經聖人法天天亦助聖休咎之應必不靈來陛下  
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獄吏急法則陰而陰雨陛下  
赦罪則舒而陽和君臣歡娛則喜而見慶雲天意如此  
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夫刑者怒也可以承喜氣今又陰  
雨臣恐過在獄官况陛下明堂之理本以崇德配天之  
業不以務刑今垂拱法官且猶議殺布政儻室而未措  
刑賤臣頑愚尚疑未可况巍巍大聖光宅天下哉今者  
繫獄囚徒多極法者道路之議或是或非陛下何不悉  
召見之日詰其罪罪真實者顯示明刑罪有濫者嚴誅  
獄吏使天下咸服人知政刑以清太平之基用登仁壽  
之域豈非至德克明哉昔鄧太后以天降旱親決洛陽  
獄囚徒良史書之而以為德况陛下大聖億萬越於鄧  
后者矣夫獄吏不可信多弄國權自古敗亡聖王所誠



陛下萬代之業千載之名故不可使竹帛書之有虧於此也伏願熟察以美太平之風賤臣不勝愚懇忠憤之至輒投諫匭昧死上聞云云

諫政理書

月日梓州射洪縣草莽愚臣陳子昂謹冒死稽首再拜獻書闕下臣子昂西蜀草茅賤臣也以事親餘暇得讀書竊少好三皇五帝霸王之經庶觀丘墳旁覽代史原其政理察其興亡自伏羲神農之初至於周隋之際馳騁數百年雖未得其詳而略可知也莫不先奉人情而後化之過此已往亦無神異獨軒轅氏之代欲問廣成子以至道之精理于天下臣雖尋之然其說不經未得

信也至殷高宗亦延問傅說然說未能宏遠自此之後殆不足稱臣每在山谷有願朝廷常恐後代而不得見也豈知霑沐聖化未終天年幸得遊京師觀皇化親逢大聖之詔布于天下問于賢士大夫曰何道可以調元氣賤臣孤陋誠未足知然臣竊觀自古帝王開政之原備矣未有能深思遠慮獨絕古今如陛下者也故賤臣不勝區區願竭固陋以聞見言之雖未足對揚天休然或萬一有可觀者敢冒昧闕廷奏書以聞伏惟皇太后陛下少加察焉臣聞之於師曰元氣者天地之始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陰陽萬物之靈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貴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則陰



陽和陰陽和則天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矣是以古先  
帝代見人之通於天也天之應乎人也天人相感陰陽  
相和災害之所以不生嘉祥之所以不作遂則觀象於  
天察法於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人  
於是養成羣生奉順天德故人得安其俗樂其業甘其  
食美其服陰陽大和元氣以正天瑞降地符異風雨以  
時草木不落龜龍麟鳳在郊藪矣洎顓頊唐虞之間不  
敢荒寧亦克用理故其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  
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  
時和之得也至夏德衰亡殷政微喪桀紂昏暴亂于天  
道殺戮無罪放棄忠良遂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貨作

為瑤臺起乎瓊室極荒淫之樂窮耳目之玩傾宮之女  
至數千人竒伎淫巧以億萬計信巫鬼聽謬邪遂為糟  
丘酒池炮烙之刑一朝牛飲者三千人龍逢不勝其憂  
諫而死箕子不堪其憤因為奴是以陰陽大乖天地震  
怒山川鬼神發見災異疾疫大興妖孽並作而桀紂不  
悔卒以滅亡和之失也逮周文武創業順天應人誠信  
忠厚加于百姓德澤休泰興乎頌聲成康之時刑措三  
十餘年天下之道始和矣幽厲之末復亂厥常苛虐暴  
虐詬黷天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人以愁怨疾厲為作  
故其詩曰昊天不傭降此鞠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不  
先不後為害為瘵天地生人之理復停於茲矣嗚呼豈



不衰哉豈不衰哉近有隋氏亦不克終厥初隋高帝之  
有天下也以六合為家方將對越天人傳之萬代至煬  
帝承平自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欲窮宇宙之觀極遊  
宴之樂以為人主之急務也于是乃鑿御渠決黃河自  
伊洛之間而屬之揚州生人之力既弊天地之藏又洩  
煬帝方忻然以為得計將後宮練女數百千人逐泛龍  
舟遊三江五湖之間當其得意也視天下如脫屣爾其  
後百姓搔弊災變數興吏人貪暴其政日亂陰陽感怒  
彗孛以出煬帝不悟自以為天下安於泰山方率百萬  
之師而有事于遼當時山東父子不得相保也天厭暴  
政八懷亂亡故遼東之役未歸而中國之難已起身死

逆手宗廟以隳其故何哉逆天人之理也是以臣每察  
天人之際觀禍亂之由跡帝王之事念先師之說昭然  
著明信不欺爾不意陛下以大聖之憲見天人之心將  
欲調元氣之綱返淳和之始自非陛下合天地之德有  
日月之明誰能眇然遠思欲求大和於元氣哉此昔者  
伏羲氏之所以奉天人而為三皇首也愚臣暗昧不勝  
大願願陛下若為大唐建萬代之策恢三聖之功傳乎  
子孫永作鴻業千百年間使繼文之主有所守也非其  
無道不失厥嗣陛下可不務之哉臣伏見天皇大帝得  
天地之統封于泰山功德大業與天比崇矣然尚未建  
明堂之宮遂朝上帝使萬代鴻業今猶闕然臣愚意者



豈非天皇大帝知陛下聖明必能起中興之化留此威  
德以發陣陛下哉不然何所與讓而未作也今陛下欲  
調元氣睦人倫躋俗仁壽興風禮讓捨此道也于何理  
哉故臣不勝區區螻蟻之誠思願陛下念先帝之休意  
恢大唐之鴻業於國南郊建立明堂使宇宙黎元避荒  
夷猶昆虫草木天地鬼神粲然知陛下方興三皇五帝  
之事與天下更始不其盛哉昔者黃帝合宮有虞總期  
期一作章唐堯禘室夏后世室群聖之所以調元氣理陰陽  
於此教也臣雖未學竊嘗聞明堂之制也有天地之則  
焉有陰陽之統焉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  
十八宿莫不率備故順其時月而為政則風雨時寒暑

平萬物茂暢五穀登稔元氣不錯陰陽以和逆其時而  
為政也則水旱興疾疫起蟲螟為害霜雹成災陰陽不  
和元氣以錯故昔者聖人所以為教之大業也是以臣  
願陛下為大后建萬代之策者意在茲乎意在茲乎陛  
下若不以臣言而廢其言乞以臣此章與三公九卿賢  
士大夫議之於庭倘事便於今道不遠一作古即請陛  
下徵天下鴻生鉅儒賢良豪俊之士博通古今皇王政  
理之術者與之按周禮月令而建之臣必知天下庶人  
子來不日而成也乃正月孟春陛下乘鑿輿駕蒼龍載  
青旂佩蒼玉從三公九卿賢士大夫鴻儒碩老衣冠之  
倫朝于青陽左小負斧宸憑玉几南面以聽天下之政



於是遂發大號一布四方使各順十二月之舍無敢有  
逆乃命大史守曲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無失經紀  
以初為常陛下躬籍田親蚕以勸天下之農桑養三  
老五更以教天下之孝悌明訟恤獄以息天下之淫刑  
除害去暴以正天下之仁壽修文尚德以止天下之干  
戈察孝興廉以除天下之貪吏矜寡孤獨疲瘠羸老不  
能自存者賑恤之德宮美人非三妃九嬪八十一御女  
之數者出嫁之珠玉錦綉雕琢技巧之飾非益於理者  
悉棄之巫鬼淫祀誑惑傳奸良人者禁殺之陛下務以  
至誠躬服質素以為天下先愚臣以為不出數年之間  
將見太平之化也天人之際既洽鬼神之望允塞然後

以雅樂潔染盛宗祀二皇於明堂以配上帝使萬國各  
以其職來祭豈不休乎臣伏惟陛下至德明聖未有能  
越行此道者也故臣竊以為此化一成則人倫之道自  
睦刑罰之原自息兵罕之事不興還淳之迹可見仁壽  
禮讓稼穡農桑不言而自致也是以賤臣未得為陛下  
一二論之何者聖人之教在於可大可久者故臣欲陛  
下振領提綱使天下自理也然臣竊獨有私恨陛下方  
欲興崇大化而不四家大學之廢積歲月矣堂宇蕪  
穢殆無人蹤詩書台樂罕聞習者陛下明詔尚未及之  
愚臣所以有私恨也臣聞天子立太學可以聚天下英  
賢為政教之首故君臣上下之禮於是興焉揖讓傳俎



之師於此生焉。人以天子得賢臣，由此道也。今則荒廢  
委而不論，而欲世人倫興禮讓，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  
豈可得哉！况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  
必崩。柰何天子之政而輕禮樂哉！臣所以獨竊有私恨  
者也。陛下何不詔天下胄子使歸大學而習業乎？斯亦  
國家之大務也。臣愚蒙所言事未曲盡者，恐煩聖覽，必  
陛下恕臣昏愚，請賜他日別具奏聞。

諫用刑書

將仕郎守麟州正字臣陳子昂謹頓首冒死詣闕上疏  
臣本蜀之正人，官不望遠，陛下過意擢臣草莽之下，升  
在麟臺之間，尤寵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將何克負  
然！臣聞忠臣事君有死無二，懷後不諫，罪莫大焉。况在  
明聖之朝，當不諱之曰方復，針口下，列僥仰偷榮，非臣  
之始願也。不勝愚惑，輒奏狂昧之說，伏惟陛下少加察  
焉。臣聞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義也，  
霸者威之任權智也，強國脅之務刑罰也。是以化之不  
足，然後威之；威之不足，然後刑之。故至於刑，則非王者  
所貴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專任刑殺，以為威斷，  
可謂策之失者也。伏觀陛下聖德聰明，遊心太古，將制  
靜宇宙，保又黎人，發號施令，出於誠慊，天下蒼生莫不  
想望聖風，冀見神化，道德為政，將待於陛下矣。且臣聞  
之聖人出，必有驅除天人之符，休命也。日者東南微孽



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首亂倡禍法令各誅屠將息奸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與以懲創勸於天下逆黨親屬及其交遊有跡涉嫌疑辭相建引莫不窮捕考訊枝葉蟠孳大或流血小禦魑魅至有奸人熒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以異圖爵賞叫于闕下者日以數矣于時朝廷皇皇莫有自固海內傾聽以相驚恐賴陛下仁慈憫斯危懼賜以恩詔許其大功已上一切勿論時人獲泰謂生再造愚臣竊亦欣然賀陛下聖明得天下之機也不謂議者異見又執前圖比者刑獄紛紛復起陛下不深思天意

以順休期尚以督察為理威刑為務使前者之詔不信於人愚臣昧焉竊恐非三皇五帝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屬北胡侵塞西戎寇邊兵革相屠向應十載關河自此轉輸幽燕秦蜀之西馳騫遑海當時天下疲極矣重以大兵之後屢遭凶年流離飢餓死喪略半幸賴陛下以至聖之德撫寧兆人邊境獲安中國無事陰陽大順年穀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養矣故揚州捐禍殆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豈非天下蒸庶厭凶亂哉臣以此卜之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欲察察為政肅理寰區臣愚時昧竊有大惑且臣聞



刑者政之末節也先王以禁暴整亂不得已而用之今天下幸安萬物思泰陛下乃以末節之法察理人臣愚以為非適變隨時之議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輩大抵所告皆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究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傍許他事亦為推劾遂使奸惡之黨決意相讎睚眦之嫌即構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雲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臣聞自古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物理之自然也臣不敏以遠古言之請借隋而况臣聞長老言隋之末代天下猶平煬帝不鑒窮毒威武敢居皇極自總元戎以百萬之師觀兵遼海天下始搔然

矣遂使揚玄感挾不臣之勢有大盜之心欲因人謀以竊皇業乃稱兵中夏將據洛陽時關之勢傾宇宙矣然亂未踰月而首足異處何者天下之弊未有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暗忽人機自以為元惡既誅天下無巨猾也皇極之任可以刑罰理之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羅殃遂至殺人如麻血流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矣於是蕭銑朱粲起於荆南李密竇建德亂於河北四海雲搖遂並起而隋族亡矣豈不哀哉長老至今談之委曲如是臣竊以此上觀三代夏殷周興亡下逮秦漢魏晉理亂草不皆以毒刑而致敗壞也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何



者切等之吏寡識大方斷獄能者名在急刻文深網密則共稱至公及人主亦謂其奉法於是利在殺人害在平恕故獄吏相誡以殺為詞非憎於人也而利在已故上以希人主之旨下以圖榮身之利徇利既多則不能無濫濫及良善則淫刑逞矣夫入情莫不自愛其身陛下以此察之豈能無濫也寬人吁嗟感傷和氣和氣恃亂群生厲疫水旱隨之則有凶年人既失業則禍亂之心沐焉而生矣頃來亢陽僭候密雲而不雨農釋未瞻望嗷嗷豈不由陛下之有聖德而不降澤於下人也倘旱遂過春廢於時種今年稼穡必有損矣陛下何不敬承天意以澤庶人臣聞古者明王重慎刑罰蓋懼此也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陛下奈何以堂堂之聖猶務彊霸之威哉愚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且愚人安則樂生危則思變故事有招禍而法有起奸倘大獄未休支黨日廣天下疑惑想恐無辜人情之變不可不察昔漢武帝時巫蠱獄起江充作詐惑亂京師致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闈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劉氏宗廟幾傾覆矣賴武帝得壺關三老上書廓然感悟夷江充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臣每讀漢書至此未嘗不為戾太子流涕也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臣不避湯鑊之罪以螻蟻之命輕觸宸嚴臣非不惡死而貪生也誠恐負陛下恩遇臣不敢以微命蔽



塞聰明亦非敢欲陛下頓息刑罰望在恤刑爾乞三事  
大夫國其可否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無以臣微而  
忽其奏天下幸甚臣子昂誠惶誠恐死罪死罪

中宗人寬獄書

臣聞古人言為國忠臣者半死而為國諫臣者必死然  
而至忠之臣不避死以諫主至聖之主不惡直以廢忠  
臣幸逢陛下至聖大明好忠愛直每正言直諫特見優  
容今陛下方御寶圖以臨陽館崇闡玄化寧濟蒼生固  
臣精心潔意願陛下至德與三皇比矣然臣伏見陛下  
有至聖之德至忠之臣猶使上下不通內外壅隔臣竊  
懼之恐後代或以聖朝無至忠之臣敢冒萬死越職上

奏伏乞天恩寬臣喘息畢盡忠言臣聞上有聖君下無  
杜臣晉舜去四凶堯不罪舜周公誅管蔡成王不罪周公  
霍光誅燕王昭帝不罪子孟何者此數公者為國討賊  
為君殄讎假雖擅權猶不可罪况奉君命而執法者乎  
臣伏見宗嘉言有至忠之誠徇公之節執法不撓為國  
殄讎頃者逆子賊臣陰搆禍難潛圖密計將危社稷當  
時逆節初露朝野震驚賴陛下神武之威天機電斷得  
奉聖決恭順天誅不顧驅分不避疆禦唯法是守唯惡  
是讎幸能察罪明辜窮奸極黨使伏法者自守情寔天  
覆得以清泰萬國得以歡寧誠是陛下神斷之明抑亦  
盡忠之効陛下所以自監察御史擢拜為鳳閣舍人者



豈不以表其臣節報其竭誠使天下之人知其忠怨者也當此之時忠必見信行必見明自謂專一事君無貳也今乃遭誣罔之罪被搆架之詞陷見疑之辜困無驗之誥幽窮詔獄吏不見明肝血赤心無所控告母年八十老病在床抱疾喘息朝不保夕今日身幽獄戶死生斷絕朝蒙國榮夕為孤囚臣竊痛之頃者至忠而今日受賂固知不免此禍不能度德量力貪榮昧進以訟受服誰能免尤向使辭寵讓榮陳力下列雷同衆輩勤恪在公與全軀保妻子之臣恭默聖代臣固知今日未招此患何者古人云盜增主人被誅者不能無怨頃來執法誅罪多是國之權豪父讎子怨豈可勝道親黨陰結

同惡相從使肝為朝脯肉為姐醢宗誅族滅肝腦塗地彼凶讎也未足以快其心况蒙國寵榮位顯朝列凶讎切齒怨黷何窮臣切恐今日之辜已是讎怨者相結搆矣陛下至聖明察豈不為之降照哉倘萬一讎誣濫罪使凶罵者得計忠正者見辜為賊報讎豈不枉若夫孤直者衆邪之所憎至公者群惡之所疾寡不敵衆孤不勝群群誣成罪聖不能赦自古所有非止於今古者兵起事楚抑削庶族以尊楚君楚國既強吳起蒙戮高鞅事秦專討庶孽以明秦法秦國既霸商鞅極刑晁錯事漢諸侯威疆七國驕奢將凌宗室錯削弱其勢以尊漢景帝不悟惑奸臣之說遂族滅晁氏此三臣豈不盡忠



願保其君然而身死族滅為讎者使皆當代不覺而後  
代傷之聖主明君可不為之痛傷邪臣以嘉言雖無三  
子之智竊恐獲罪或與之同伏惟陛下仁慈矜憐憫察  
其忠臣聞漢高祖謀楚與陳平四萬金及其為帝不問  
金之出入何者立大功畧小過夫有大忠者不求小過  
可謂聖主之至道者也陛下豁達大度至聖寬仁觀于  
漢祖固已遠矣澀齷小吏何足謂陛下深責哉伏願天  
恩矜愚赦罪念功補過乞將終養老母獲盡餘年豈非  
聖主之恩仁君之惠有禮有訓善始善終哉臣於嘉言  
親非骨肉同姓相善臣知其志然非是丘園之賢道德  
之茂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假使獲罪於天身首異處蓋  
如一螻蟻爾亦何足可憐然臣念其曾一日承恩承承聖

主驅使不以赤誠取信今乃駕罪見疑臣實痛之恐累  
聖主之明傷其老母之壽身汚明法為後代所悲臣知  
其忠豈能無惜所以敢冒萬死乞見矜憐臣若言非至  
忠苟有僥倖請受誅斬伏表惶怖魂魄飛揚

諫曹仁師出軍書

臣伏見詔書發懷軍令即將曹仁師訊勒以征匈奴臣  
聞古之天子方建大禮必先振兵釋旅以告成功故漢  
孝武皇帝將封禪乃徵精卒十萬北巡朔方畧地而還  
此蓋遵古先哲王之禮也今神皇陛下應天受籙將欲  
郊祭天地巡拜河洛建明堂朝萬國斯邁古之盛禮也



誠合式遵舊典耀武塞上畢境而還臣猶慮曹仁師未  
識典禮肆兵長駟窮極砂磧不恤士馬專以務得為利  
不以全兵為上今朝廷百僚雖有疑者無敢言之臣誠  
愚昧不識忌諱曾聞事君之道所貴盡心心以為非安  
可不言臣料仁師到雲內城發兵之日合至九月初到  
突利城迴兵之日合至十月初胡地隆冬草枯泉涸南  
中士馬不耐初寒計仁師所將之馬靈州常特所發  
之處却迴到雲內城已行四千餘里雲內城中又先未  
未支度馬既疲瘦經冬無粟以臣愚笑十不存二若送  
南中散就諸州踞程益遠疲瘦更極以臣愚笑十不存  
五紫蒙之軍類例相似且仁師此行計遲發速至於應  
會不甚精備以臣計料恐未成功脫若功未克成士馬  
先喪盡中土求市卒又難得且自古與匈奴戰非士馬  
相資不可臣恐馬既盡用致盡賊又竄遠未平但慮後  
之謀臣悔於今事且古來絕漢多喪士馬非臣臆度輒  
敢陳聞昔漢室以衛青出塞是時漢馬三十萬正旋師  
之日唯餘四萬四十年不得事匈奴蓋由此臣願陛下  
考驗前古取臣愚誠望與三公大臣審更詳議

陳伯玉文集卷第九終







是都督之力也賢甥俊酷似其舅遂能與其等應機破敵勅節立功此已各賞金帶緋袍薄答誠効更自錄奏擬加榮官領都督遠知此意也今賊飢餓灾疊日滋天降其殃盡滅已死人馘其禍萬斬方誅榮州士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准待官軍某令將蕃漢精兵四十萬衆剋取某月日百道齊馳分五萬蕃漢精兵令中即將薛訥取海路東入舟楫已具來月亦發請都督勵兵秣馬以待此期共登九山看殄凶虜書勛竹帛開國傳家是都督建功之日也中間剋期同會當更別使知聞正屬有軍事未能委曲初春向暖願動靜勝常所是都督官屬及大首領并左右立功人等並申此問相見在近

預以慰懷

為建安王答王尚書送生口書

使至所傳斬首及生擒獲馬等具如來狀仰以欣快三軍共之狡寇逋誅此未補敵師徒企踵幸望先鋒尚書遠略英謀臨機果斷潛制凶醜梟首伏辜在此諸軍寔增募勇既壯尚書之節又義先登之功幽州士人尤以慶快破竹之勢自此為階某方振甲負戈為尚書後列登高臨陣坐觀俘虜此期在即預以慰懷初春猶寒願保林勝裨將已下各慰問之云云

為建安王與諸將書

使至辱書仰知都督率兵馬摧破凶虜遠聞慶快實慰



永懷非公等忠勇兼資統率多寡同心戮力殉節忘軀  
以剋剪逆兇揚國威武在此將士聞公等殊戰賊不嘗  
鋒莫不西望慣勇欽羨獨冠甚善甚善即日契丹逆醜  
大降其灾盡病水腫命在旦夕營州飢餓人不聊生唯  
待官軍即擬歸順某此訓勵兵馬嚴警有期六軍長驅  
此月將發恨不得與諸公等共觀諸將斬馘獻俘旦夕  
嚴寒頓各休勝契丹破了便望迴兵平珍默啜與公等  
相見有日預以慰懷臨使忽忽書不盡意

為建安王與安東諸軍州書

日月清遠道行軍大總管建安郡王攸宜致書安東諸  
州刺史并諸將部族官屬等初春猶寒公等以統兵屬  
勤國扞邊不至勞弊也其如常比賊中頻有八山來異  
口同詞皆云逆賊李盡威已死營州飢餓人不聊生諸  
蕃首領百姓等唯望官軍即擬歸順前後繼至非止一  
人某先使人向營州迴且得父老密狀云賊勢窮蹙去  
正月上旬有妖星落孫萬斬營中其聲如雷賊黨離心  
各以猜貳天殃如此人事又然平珍凶渠正在今日大  
軍即以二月上旬六道並入拍期剋剪同立大勛請公  
等訓勵兵馬共為犄角開封侯其機在此幸各勉力以  
圖厥功尋當更使人續往先此不具

為建安王答王高書書

使至辱書知初出黃龍即擒白鼠凶賊滅北事乃先徵



凡百士衆莫不喜躍鼠者坎精穿竊為盜夜遊晝伏乃  
是其常今日白日投軀素質委命賊降之象理必無疑近  
耳有賊中信來親離衆潰期在旦夕尚書宜訓兵勵士  
秣馬嚴戒曰其凶亂之機乘取敗亡之勢事同破竹無  
待剪茅坐聽凱歌預用欣慰

與韋五靈已書

命之不來也聖人猶無可柰何況於賢者哉僕嘗竊不  
自量謂以為得失在人欲揭聞見抗衡當代之士不知  
事有大謬異於此望者乃令人慙愧悔不自知大笑  
顛蹙恠其所以者尔靈已足下何可言耶夫道之將行  
也命也道之將廢也命也子昂其如何命何雄筆雄筆

爾歸吾東山無汨我思無亂我心從此道矣屬病不得  
面談書以述言子昂白

為蘇令本與岑內史啟

某啟其聞子以母貴自古通方禮以親榮在昔恒理豈  
非奉上之道休泰必同膝下之恩親愛先及伏惟尊舅  
寵居密戚位列崇班實富貴於當今允尊榮於前代居  
得言之地據至要之徒九族同欣皆憑於獎賙六親咸  
賴仰沐於恩波莫不拂拭其羽儀譚薦長其光價某自  
末品忝在甥徒早蒙撫育之恩不殊骨肉之愛自痛無  
福家禍遂纏爰在孤遺載延慈眷愛同諸子禮越常流  
遂得教訓成人策名從宦舅又曲垂顧念思其庭闈



陽之情實多荷戴猥以庸薄叨累周行自委質戎班昭  
名果毅經今一十三歲矣而竟未一遷仰望儕流莫不  
皆居顯位旋觀時輩亦以再應榮班獨某一人空嗟留  
滯雖命塗乖舛良或甘心然親貴盈朝豈忘提獎所以  
仰瞻恩惠不棄於踈微冀降慈流有憐於孤賤伏願舅  
大弘收採之眷特垂咳唾之恩矜憫小子使得官及用  
支寵以親榮私門載昌幽冥是賴豈不幸甚豈不幸甚  
無任企仰之至謹奉啟不宣某再拜

上薛令文章啟

某啟一昨恭承顯命辱索拙文祇奉恩榮心愧若勵幸  
甚幸甚某聞鴻鍾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宰斯烹安

可薦恭羨之味然則文章薄伎固棄于高賢刀筆小能  
不容於先達豈非大人君子以為道德之薄哉某寔鄙  
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帳爾詠懷曾無  
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澗履名陷俳優長為童子之群無  
望壯夫之列豈圖曲蒙榮獎躬奉德音以小人之淺才  
承令君之嘉惠豈不幸甚豈不幸甚伏惟君侯星雲誕  
秀金火間成衣冠禮樂範儀朝野致明君於堯舜皇極  
允諧當重寄於阿衡中階協恭非夫聰明博達體變知  
機如其仁如其仁方當拔俊賞奇使拾遺補闕坐開黃  
閣高視赤松然後與授契夔龍比功並德豈徒蕭曹魏  
丙屑屑區區而已哉某寔細人過蒙知遇顧循微薄何



敢祇承謹當畢力竭誠策爲磨鈍期効忠以報德奉知  
已以周旋文章小能何足觀者不任感荷之至

附錄

唐書列傳

宋祁撰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六世祖太樂  
當齊時兄弟競豪傑梁武帝命爲郡司馬父元敬世高  
賢歲飢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  
未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  
即痛脩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於  
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勝塏可營山陵上書曰臣  
聞秦據咸陽漢都長安山河爲固而天下服者以北假  
胡宛之利南資巴蜀之饒轉關東之粟而收山西之實  
長羈利策橫制宇宙今則不然燕代迫匈奴巴隴嬰吐



著西老千里羸糧北丁十五乘塞歲月奔命秦之首尾  
不完所餘獨三輔間耳頃遭荒饑百姓荐飢薄河而右  
惟有赤地猶隴以北不逢青草及兄轉徙妻子流離賴  
天悔禍去年薄稔羸耗之餘幾不沈命然流亡未還白  
骨縱橫阡陌無主至於蓄積猶可哀傷陛下以先帝遺  
意方大駕長驅按節西京千乘萬騎何從仰給山陵穿  
復必資徒役率癯弊之衆興數萬之軍調發近畿督扶  
推老鏗山輦石驅以就功春作無時何望有秋彫氓遺  
黥耳羅艱苦有不堪其困則逸為盜賊揭捷叫嗔可不  
浮圖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舜葬蒼梧禹葬會稽豈愛  
夷裔而鄙中國耶示無外也周平王漢光武都洛而山  
陵寢廟並在西土者實以時有不可故遺小存大去禍  
取福也今景山崇秀北對嵩邛右眄汝海祝融太昊之  
故墟在焉園陵之美復何以加且太原詹鉅萬之倉洛  
口儲天下之粟乃欲捨而不顧倘鼠竊狗盜西入陝郊  
東犯虎牢取教倉一杯粟陛下何與過之武后竒其才  
名見金鑿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慨擢麟臺  
正字垂拱初詔問羣臣調元氣當以何道子昂曰是勸  
后興明堂太學即上言臣聞之於師曰元氣天地之始  
萬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莫大於陰陽萬物莫靈  
於人王政莫先於安人故人安則陰陽和陰陽和則天  
地平天地平則元氣正先王以人之通於天也於是養



成羣生順天德使人樂其業甘其食美其服然後天瑞  
降地符外風雨時草木茂遂故嶺頊唐虞不敢荒寧其  
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人於變時雍迺命羲和欽  
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和之得也夏商之衰  
桀紂昏暴陰陽乖行天地震怒山川鬼神發妖見災疾  
疫大興終以滅亡和之失也迨周文武創業誠信忠厚  
加于百姓故成康刑措四十餘年天人方和而幽厲亂  
常苛慝暴虐詬黷天地川冢沸崩人用愁怨其詩曰昊  
天不惠降此大戾不先不後為虐為瘵顧不哀哉近隋  
場帝恃四海之富鑿池決河自伊洛屬之揚州疫生人  
之力洩天地之藏中國之難起故自死人于宗廟為墟  
逆元氣之理也臣觀禍亂之動天人之際先師之說昭  
然著明不可欺也陛下合天地之德日月之明眇然遠  
思欲求大和此伏羲氏所以為三皇首也昔者天皇大  
帝攬元符東封太山然未建明堂享上帝使萬世鴻業  
闕而不昭殆留此盛德以發揮陛下哉臣謂和元氣睦  
人倫捨此則無以為也昔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堯衢堂  
夏世室皆所以調元氣治陰陽也臣聞明堂有天地之  
制陰陽之統二十四氣八風十二月四時五行二十八  
宿莫不率備王者政失則災政順則祥臣願陛下為唐  
恢萬世之業相國南郊建明堂與天下更始按周禮月  
令而成之廼月孟春乘鸞輅駕蒼龍朝三公九卿大夫



于青陽左介負斧宸馮玉凡聽天下之政躬藉田親蚕以勸農桑養三老五更以教孝悌明訟恤獄以息淫刑脩文德以止干戈察孝廉以除貪吏後宮非妃嬪御女者出之珠玉錦繡雕琢伎巧無益者棄之巫鬼淫祀營惑於人者禁之臣謂不數葺且見太平云又言陛下方興大化而太學久廢堂皇埃蕪詩書不聞明詔尚未及之愚臣所以私恨也太學者政教之地也君臣上下之取則也俎豆揖讓之所興也天子于此得賢臣焉今委而不論雖欲睦人倫興治綱失之本而求之末不可得也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柰何為天下而輕禮樂哉願引曹子使歸太學國家之大務

不可廢已后白見賜筆札中書省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其一言九道出大使巡按天下中黜陟求人瘼臣謂計有未盡也且陛下發使必欲使百姓知天子夙夜憂勤之也羣臣知考績而仕之也姦暴不逞知將除之也則莫如擇仁可以恤孤明可以振滯剛不避疆禦智足以照姦者然後以為使故輜軒未動而天下翹然待之矣今使且未出道路之人皆已指笑欲望進賢下不肖豈可得邪宰相奉詔書有遣使之名無任使之實使愈出天下愈弊徒令百姓治道路送往迎來不見其益也臣願陛下更選有威重風聲為眾推者曰御前殿以使者之禮禮之尊尊威教所以出使之意乃授以節自



京師及州縣登拔才良求人廣宣布上意令若家見而  
戶曉昔堯舜不下席而化天下蓋黜陟幽明能折衷者  
陛下知難得人則不如少出使彼煩數而無益於化是  
烹小鮮而數撓之矣其二言刺史縣令政教之首陛下  
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宜而奉行之不得其  
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屋可百姓安得知之一州得才刺  
史十萬井賴其福得不才刺史十萬大受其困國家興  
衰在此職也今吏部調縣令如補一尉但可資考不求  
賢良有如不次用之則天下囂然相謗矣狃于常而不  
變也故庸人皆任縣令教化之陵遲顧不甚哉其三言  
天下有危機禍福回之而生機靜則有福動則有禍百

姓安則樂生不安則輕生者是也今軍旅之弊夫妻不  
得安父子不相養五六年矣自劔南盡河隴山東由青  
徐曹汴河北舉滄瀛趙鄭或困水旱或頓兵疫死亡流  
離畧盡尚賴陛下憫其失職比兵戎調發一切罷之使  
人得妻子相見父兄相保可謂能靜其機也然臣恐將  
相有貪夷狄利以廣地疆武說陛下者欲動其機機動  
則禍搆宜脩文德去刑罰勸農桑以息疲民蠻夷知中  
國有聖王必累譯至矣于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撈名發  
金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嘗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曰國  
家能制十姓者繇九姓疆大臣伏中國故勢微弱委命



下吏今九姓叛亡北蕃喪亂君長無主回紇殘破磧北諸姓已非國有欲犄角亡叛唯金山諸蕃共為形勢有司乃以揚名擅破回紇歸十姓之罪拒而遣還不使入朝恐非羈戎之長策也夫戎有鳥獸心親之則順疑之則亂今阻其善意則十姓內無國家親信之恩外有回紇鞑之患懷不自安烏駭狼顧則河西諸蕃自此拒命矣且夷狄相攻中國之福今回紇已破既無可言十姓非罪又不當絕罪止揚名足以慰其首領矣近詔同城權置安北府其地當磧南口制匈奴之衝常為劇鎮臣頃聞磧北突厥之歸者已千餘帳來者未止甘州降戶四千帳亦置同城今磧北喪亂荒饉之餘無所存仰

陛下開府招納誠覆全戎狄之仁也然同城今無儲蓄而降附蕃落不免寒飢更相劫掠今安北有官牛羊六千粟麥萬斛城孤兵少降者日衆不加救卹盜劫日多夫人情以求生為急今有粟麥牛羊為之餌而不救其死安得不為盜乎盜興則安北不全甘涼以往踦以待陷後為邊患禍未可量是則誘使亂誨之盜也且夷狄代有雄傑與中國抗有如勃起招合遺散衆將係興此國家大機不可失也又謂河西諸州軍興以來公私儲蓄充可嗟痛涼州歲食六萬斛屯田所收不能償墾陛下欲制河西定亂戎此州空虛未可動也甘州所積四十萬斛觀其山川誠河西咽喉地也當九姓南逼吐蕃



姦回不測伺我邊罅故甘州地廣粟多左右受敵但戶  
止三千勝兵者少屯田廣夷倉庾豐衍瓜肅以西皆仰  
其餽一旬不往士已枵飢是河西之命係于甘州矣且  
其四十餘屯水泉良沃不待天時歲取二十萬斛但人  
力寡乏未盡墾發異時吐蕃不敢來使者繇甘涼士馬  
彊盛以抗其入今甘州積粟萬計兵不足制賊若  
吐蕃敢大入燔蓄穀蹂諸屯則河西諸州我何以守宜  
益屯兵外得以防盜內得以營農取數年之收可飽士  
百萬則天兵所臨何求不得哉其後吐蕃果入寇終后  
世為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山由雅州道翦生羗因以  
讓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上之曰臣聞亂生必由於  
怨雅州羗未嘗一日為盜今無罪蒙戮怨必甚怨甚則終  
駭且亡而邊邑連兵守備不解蜀之禍搆矣東漢喪敗而  
始諸羗一驗也吐蕃黠獍抗天誅者二十餘年前日諱仁  
貴郭待封以十萬衆敗大非川一甲不返李敬玄劉審禮  
舉十八萬衆困青海身執賊廷關隴為空今廼欲建李處  
一為上將驅疲兵釁不可幸之吐蕃舉為賊笑二驗也夫  
事有求利而得害者昔蜀與中國不通秦以金牛美女啖  
蜀侯侯使五丁力士棧褒斜鑿通谷迎秦之饋秦隨以兵  
而地入中州三驗也吐蕃愛蜀富思盜之矣徒以障隧隘  
絕頓餓喙不得噬今撤山羗開阪險使賊得收奔亡以攻  
邊是除道待賊舉蜀以遺之四驗也蜀為西南一都會國



之寶府又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濟中國今圖僥倖之利以事西羌得羌地不足耕得羌財不足富是過殺無辜之衆以傷陛下之仁五驗也蜀所恃有險也蜀所安無後也今開蜀險後蜀人險開則便寇人後則傷財臣恐未及見羌而姦盜在其中矣異時益州長史李崇真託言吐蕃寇松州天子為盛軍師趣轉餉以備之不三年巴蜀大困不見一賊而崇真姦賊已鉅萬今得非有姦巨圖利復以主羌為資六驗也蜀士尪孱不知兵一虜持矛百人不敢當若西戎不即破滅臣見蜀之邊陲且不守而為羌夷所暴七驗也國家近廢安北拔單于棄龜茲疏勒天下以為務仁不務廣務養不務殺行太古三台主事今徇貪夫之議誅無罪之羌遺全蜀患此臣所未諭方山東飢關隴弊生人流亡誠陛下寧靜鬼和天人之時安可動甲兵興大役以自生亂又西軍失守北屯不利邊人駭情今復舉輿師按不測小人徒知議夷狄之利非帝王至德也善為天下者計大而計小務德而不務刑據安念危值利思害願陛下審計之后復召見使論為政之要適時不便者毋援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一措刑二官人三知賢四去疑五招諫六勸賞七息兵八安宗子其大權謂今百度已備但刑急罔密非為政之要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亂叛逆之人為我驅除以明天誅凶叛已滅則順人情赦過宥罪蓋刑以禁亂亂靜而刑息不為承平設也太平之人樂德



而惡刑刑之所加人必慘怛故聖人貴措刑也比天被滌  
蕩羣罪天下蒙慶咸得自新近日詔獄稍滋鈎捕支黨株  
蔓推窮蓋獄吏不識天意以抵慘刻誠宜廣愷悌之道救  
法慎罰省白誣寃此太平安人之務也官人惟賢政所以  
治也然君子小人各尚其類若陛下好賢而不任任而不能  
信信而不能終終而不賞雖有賢人終不肯至又不肯勸反  
是則天下之賢集矣議者乃云賢不可知人不易識臣以為固  
易知固易識夫尚德行者無山險務公正者無邪朋廉者憎貪  
信者疾偽智者不為愚者謀勇者不為怯者死猶鸞隼不接翼  
薰蕕不共義其理自然何者以德並山勢不相入以正攻  
倭勢不相利以廉勸貪勢不相售以信質偽勢不相和智

者尚謀愚者所不聽勇者徇死怯者所不從此趣向之反也  
賢人未嘗不思效用顧無其類則難進是以湮汨于時誠  
能信任俊良知左右有灼然賢行者賜之尊爵厚祿使以  
類相舉則天下之理得矣陛下知得賢須任今未能者蓋以  
常信任者不効如裴炎劉禕之周思茂騫味道固蒙用矣皆  
孤思前死以是陛下疑於信賢臣固不然昔人有以噎得病  
乃欲絕食不知食絕而身殞賢人於國猶食在人人不可以一  
噎而止餐國不可以謬一賢而遠正士此神鑒所知也聖人  
大德在能納諫以崇德參三王而能容魏徵之直今誠有敢  
諫骨鯁之臣陛下廣延順納以新感德則萬世有述臣聞勞  
臣不賞不可勸功死士不賞不可勸勇今或勤勞死難名



爵不及偷榮尸福寵秩安加非所以表庸勵行者也願表  
顯徇節勵勉百寮古之賞一人千古又悅者蓋云當也今事  
之最大者患兵甲歲興賦役不省興師十萬則百萬之家不  
得安業自有事吐狄于今十年不聞中國之勝以庸將御  
冗兵徭役日廣兵甲日敝願審量損益計利害勢有不可毋  
虛出兵則人安矣虺賊干紀自取屠滅罪止魁逆無復緣坐  
宗室子弟皆得更生然百願陛下重曉慰之使明知天子  
慈仁下得自安臣聞人情不能自明則疑疑則懼懼則罪生  
惟湯愷悌之德使居無過之地俄道右衛曹參軍后既  
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雖數召見問  
政事論亦詳切故奏聞輒罷以母喪去官終擢右拾遺

子昂多病是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  
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畧子昂諫  
曰陛下拔天下兵以屬太王安危成敗在此舉安可忽哉今  
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裁願審智愚量勇怯度眾寡以長攻  
短此刑恥之道也夫按軍尚威嚴擇親信以虞不測大王提重  
兵精甲頓之境上朱亥竊發之變良可懼也王能聽愚計分  
麾下萬人為前驅契丹小醜指日可擒攸宜以其儒者謝  
不納居數日復進計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  
言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侍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  
次每哀慟聞者為涕縣令段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  
人納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



卦式驚曰天命不姑吾殆死乎果死諫中年四十三子昂  
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  
之盧藏用趙元最厚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  
昂始變雅正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為海內  
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為法大曆中東川節度  
使李叔明為立旌德碑于梓州而學至今猶存子光復與  
趙元子少微相善俱以文稱光終南州刺史子易甫簡甫  
皆位御史

贊曰子昂說武后興明堂太學其言甚高殊可恠笑后竊威  
柄誅大臣宗室脅逼長君而奪之權子昂乃以王者之術勉之  
卒為婦人訕侮不用可謂薦圭璧於房闈以暗澤汚之也瞽

者不見泰山聾者不聞雷霆子昂之于言其簡警歟

### 陳氏別傳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本居頽川四世祖方  
慶得墨翟祕書隱於武東山子孫家焉世為豪族父元  
敬瑰倬個儻年二十以豪俠聞屬鄉人阻饑一朝散萬  
鍾之粟而不求報於是遠近歸之若龜魚之赴淵也以  
明經擢第受文林郎因究覽墳籍居家園以求其志頽  
地骨鍊雲膏四十餘年嗣子子昂奇傑過人姿狀嶽立  
始以豪子馳俠使氣至年十七八未知書嘗從博徒入  
鄉學慨然立志因謝絕門客專精墳典數年之間經史  
百家罔不該覽尤善屬文雅有相如子雲之風骨初為



詩幽人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文宗矣年二十一始  
東入咸京遊太學應抵群公都邑靡然屬目矣由是為  
遠近所稱籍甚以進士對策高第屬唐高宗大帝崩于  
洛陽宮靈駕將西歸子昂乃獻書闕下時皇上以太后  
居攝覽其書而壯之召見問狀子昂貌寢寡援然言王  
霸大畧君臣之際甚慷慨馬上壯其言而未深知也乃  
勅曰梓州人陳子昂地籍英靈文稱偉曄拜麟臺正字  
時洛中傳寫其書市肆閣卷吟諷相屬乃至轉相貨鬻  
飛馳遠邇秩滿隨常牒補右衛曹上數召問政事言多  
切直書奏輒深之以繼母憂解官服闋拜右拾遺子昂晚  
愛黃老言尤耽味易象往往精詣在職默然不樂私有  
掛冠之意屬契丹以營州叛建安郡王攸宜親總戎律  
臺閣英妙皆置在軍麾時勅子昂參謀帷幕軍次漁陽  
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子昂進諫曰主上  
應天順人百濟而化契丹小醜敢謀亂常天意將空東  
北之隅以資中國也大主以元老懿親威畧萬世受律  
廟堂弔人問罪具精甲百萬以臨薊門遠海陵之倉馳  
隴山之馬積南粵之甲發西山之雄傾天下以爭一隅  
此由舉大山而壓如蓬瓊破竹之勢也然而張玄邁王  
孝傑等不謹師律授首膏庭由此長寇威而殆戰士夫寇  
威長則難以爭鋒戰士殆則無以制變今敗軍之後天  
下側耳草野傾聽國政今大主冲謙退讓法制不申每



事同前何以統衆前如兇賊後如兇賊豈徒為賊所輕  
亦生天下奸雄之心聖人威制六合故用聲爾非能家  
至戶到然後可服况兵貴先聲今發半天下兵以屬王  
要危成敗在百日之內何可輕以為尋常大王若聽愚  
計即可行若不聽必無功矣須期成功報國可欲遠身  
誤國耶伏乞審聽請盡至忠之言凡事須先比量智愚  
衆寡勇怯強弱部校將師之勢然後可合戰求利以長  
攻短令皆同前不量力又不簡練暗駟為合敗後怯兵  
欲討賊何由取勝僕一愚夫猶言不可况奸賊勝氣十  
倍未可當也且統衆禦奸酒制親信若單獨一身  
則朱亥金鎚有竊發之勢畏人有負琬琰之寶

行於途必被劫賊何者為寶重人愛之今大王位衆人  
總半天下兵豈直琬琰而已天下利器不可一失失即  
後有聖智之力難為功也故願大王於此決策非小讓  
兇戲可了若此不用忠言則至時機已失機與時一失  
不可再得願大王熟察大王誠能聽愚計乞分麾下萬  
人以為前驅則王之功可立也達安方求聞士以子昂  
素是書生謝而不納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  
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預軍謀不可見危而  
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達安謝絕之乃署以  
軍曹子昂知不合回柑然下列但兼掌書計而已因登  
剴止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泫然涕而歌



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時人莫不知也及軍罷以父老表乞罷職歸侍天子優之聽帶官取給而歸遂於射洪西山搆茅宇數千間種樹採藥以為養恨國史蕪雜乃自漢孝武之後以迄於唐為後史記經紀粗立筆削未終鍾文林川君憂其書中廢子昂性至孝哀號柴毀氣息未絕屬本縣令段簡貪暴殘忍聞其家有財乃附會文法將欲害之子昂甚懼使家人納錢二十萬而簡意未已數與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毀杖不能起外迫苛政皇慶氣力恐不全回命著自筮卦成仰而號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於是遂絕年四十二子昂有天下大名而不以徇人剛

果強毅而未嘗忤物好施輕財而不求報性不飲酒至於契情會理兀然而醉工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措意在于王霸大畧而已時人不知之也尤重交友之分意氣一合雖白刃不可奪也友人趙貞固鳳閣舍人陸餘慶殿中侍御史王無競亳州長史房融右史崔泰之處士太原郭襲徵道人史懷一皆篤歲寒之交與歲用遊寂久飽于其論故其事可得而述也其文章散落多得之於人口今所存者十卷嘗著江上文入論將磅礴機化而與造物者遊遭家難亡之荊州倉曹槐里馬擇曰擇昔從父友王造獲陳君欣然忘我幼齡矣榆關之後君籌其謀戎安累年不接晤語聖曆初君歸寧舊山有掛



冠之志予懷後南遊遺茲歡甚幽林清泉醉歌絃詠周  
覽所計倏徧岷峨予旋未幾陳君將化悲夫言絕道冥  
杳然若喪之幾延陵心許而彼已亡天喪斯文我恨何  
及君故人范陽靈藏用集其遺文為石傳識者稱其寔  
錄嗚呼陳君為不亡矣遂為贊曰

岷山導江回薄萬里浩瀚鴻濛東注滄海靈光氤氳上  
薄紫雲其瑰寶所育則生異人於戲才可兼濟屈而不  
伸行通神明困於庸塵予曰道之將喪也命矣夫

大唐劍南東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戶部尚書  
兼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兼太子詹事府司馬  
遺陳公建旌德之碑

前監察御史趙儋撰

公諱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縣人也其先居於潁川五  
世祖方慶好道得墨子五行秘書白虎七變隱于郡武  
東山子孫曰家焉生高祖湯湯為郡主簿湯生曾祖通  
通早卒生祖辯為郡豪傑辯生元敬瑰偉倜儻弱冠以  
豪俠聞屬鄉人阻飢一朝散粟萬斛以賑貧者而不求  
報年二十二鄉貢明經擢第拜文林郎屬青龍末天后  
居攝遂山棲餌永始十八年玄圖大象無不達嘗擬張  
平子風鑒比郭林宗公即文林元子也其子過人彊學  
冠世詩可以諷筆可以削人宰燮全我能兼有年二十  
四文明元年進士射策高第其年高宗崩于洛陽宮雪



駕將西歸于乾陵公乃獻書闕下天后覽其書而壯之  
召見金華殿曰言伯王大畧君臣明道拜麟臺正字由  
是海內詞人靡然向風乃謂司馬相如揚子雲復起於  
岷峨之間矣秩滿補右衛曹每上疏言政事詞旨切直  
曰而解罷稍遷右拾遺屬契丹以營州叛達安郡王武  
攸宜親總戎律特詔左補闕屬之迨及公叅謀幃幕軍  
次漁陽前軍王孝傑等相次陷沒三軍震懼公乃進諫  
感激忠義料敵決策請分麾下萬人以為前驅奮不顧  
身上報於達安復諫禮謝絕之但署以軍曹掌記而已  
公知不合曰登前此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而流  
涕及軍罷以父年老表乞歸侍至數月文林卒公至性

純孝遂廬墓側杖而復起柴毀以性天下之人莫不傷  
歎年四十有二葬於射洪獨坐山有詩十首入正聲集  
十卷著於代友人黃門侍郎范陽盧藏用為之序以為  
文章道喪五百年得陳君馬由是火中之詞紙貴天下  
矣有子二人並進士及第長曰元官至膳部郎中高州  
刺史仲曰斐歷河東監田長安二尉卒官光有二子其  
長曰易甫監察御史次曰簡甫中殿中侍御史斐生三子  
長曰靈甫次曰兢甫衆甫皆守其業有名於代劍南東  
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梓州刺史又鮮于公自受分閩之  
征也初年謀始立法一年人富知教二年魯變於道乃  
謂幕賓曰陳文林散粟萬斛以賑鄉人得非司城子罕



質而不書乎拾遺之文四海之內家藏一本得非臧文  
仲立歿而不朽乎於戲陳君道可以濟天下而命不通  
於天下才可以致堯舜而運不台於堯舜悲夫昔孔文  
舉為鄭玄署通門蔡伯喈為陳宣定立太丘頌異代思賢  
之意也况陳君顏閔之行管樂之材而守牧之臣以關  
旌表何哉爰命未學第叙豐碑表厥厥後來是則是効其  
頌曰

有媯之後封於陳國根深苗長世載明德文林大器質  
匪雕刻學術鈞深風鑿詣極代公耿光喬玄藻識施不  
求報退身自默岷峨降靈拾遺生生氣總三象秀發五  
行才同入室學匪獵清明明天后群龍効庭矯矯長離

軒飛梁益封章屢抗矢陳刑辟匪君伊順惟鱗是逆九  
德未行三命惟鋤帝命建安遠征不伏咨公幕畫驄此  
驥足惟王玩兵悞諫遠卜忠言不納前軍欲覆遂登剗  
樓翼寓我憂大運茫茫天地悠悠沙麓氣衝大陰光流  
義士養薇人誰造周聖于道不可合運不可諧遂放言

陳公之微表辭右省來歸温清如何風樹不寧不令廬  
墓之側柴毀滅性管輅之才管輅之命惟國不幸非君  
之病我鮮于公中肅恭懿光明不融為君頌德穆如清  
風日月運安江漢流東不閉其文永昭文雄

唐大曆六年歲次辛亥十月癸丑朔日建  
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陛下闡統之



九載威加政和風淳俗厚冬十月詔天下牧守修前代  
聖帝功臣賢士陵墓之毀圮者斯以崇至仁而修闕典  
也化為異物者尚藻飾之糜之好爵者則亭毒之恩可  
見矣延謂權典是州亦奉斯命由是不俟駕而按其部  
至獨坐山前過有唐故右拾遺陳公之墳嘻文集之中  
嘗飽其詞學志氣矣下馬一奠能不悽然因賦惡詩一  
章以弔之謂官及橋東流水畫衣獨坐山時封樹茂不  
勞增築而加植也故節度使鮮于公所立旌德之碑苔  
蘚侵剝文字磨滅曰徵舊本命良工重勒于石豈祇顯  
此公之懿行且欲副吾君褒賢之意云爾開寶戊辰歲  
十二月十五日惟誠保節朔戴功臣靜江軍節度觀察

留後光祿

太傅知梓州軍州事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太原人開國侯食邑一千三百戶郭延謂

今更錄唐代諸賢祭文及過學堂覽文集詩於

碑陰

黃門侍郎盧藏用祭陳公文

子之生也珠圓流兮玉分潔子之沒也太山頽兮良木  
折士林闕寂兮人物踈門館蕭條兮賓侶絕嘆佳城之  
不返辭玉階而長別嗚呼置酒祭子子不顧沉聲哭子  
子不迴唯天道而無託但撫心而已摧尚饗

過學堂覽文集詩缺

陳伯玉文集卷第十終



卷之三

...

...

...

...

...

...

...

...

...

...

...





